

曾几何时,1974年在第29届联大讲坛上,阿拉法特以其略微沙哑的声音激昂地说:“我带着一枝橄榄枝和一枚自由战士的枪来到这里,请不要让橄榄枝从我的手中落下。”岁月如流,这位“命中注定我与巴勒斯坦事业结合”、为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孜孜以求的巴勒斯坦人民的精神领袖,今年曾一度被围困在地下一间黑暗的斗室中。巴勒斯坦曾经在圣经中被描述为奶和蜜的丰饶之地,如今它却又一次淹没于血腥的暴力、屠杀和冤冤相报的仇恨中。从1993年巴以达成奥斯陆和平协议以来,和平的希望一次次燃起又黯淡下去。巴以冲突



以色列风光

挟石油以令诸侯

——评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文 / 刘恩东

的不断升级使中东和平进程又一次处于战争的边缘。

目前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经历了“三步曲”。第一步,2000年9月沙龙参观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是目前冲突的导火索,导致巴以和谈中断。第二步,2001年3月沙龙当选后采取强硬政策导致巴激进派别暴力袭击升级。第三步,“9·11”后以色列借国际反恐之势搭便车以打击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极端势力为名,打击巴激进派别并向阿拉法特施压。2001年10月17日以色列旅游部长泽维被暗杀及接连不断的自杀性恐怖暴力行动,为以开始“防卫墙行动”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中东和平进程在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中全面停滞。针对巴以冲突的不断升级,联合国安理会最近一个月内先后通过了3项决议,但均未能执行,联合国已被“边缘化”的危险。历来在中东地区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美国至今仍不愿积极调停,作壁上观。布什政府执政以来对处理中东事务尤其是巴以冲突趋向消极,改变了克林

顿政府的“积极促和”政策,而采取超脱政策,放任“自己解决问题”。当国际社会纷纷对当前的中东局势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要求以色列撤军的1402号决议时,唯有美国立场与此大相径庭,竟表示“理解”。美国总统布什在国际社会广泛批评美在目前中东局势不断恶化仍未采取得力行动后,宣布将派国务卿鲍威尔去中东调停,努力促使有关各方执行联合国1402号决议,美国的调停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在鲍威尔的中东调停无功而返后,布什总统竟表示他能够理解“以色列军队为什么要坚持留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和伯利恒”。美一直坚持巴以双方必须首先实施特尼特停火计划,再开始实施关于重开政治谈判的米切尔计划。这种先停火的立场没有为双方指明政治解决的前景,加之布什政府在最近的冲突中多次表态支持以色列而对巴方施压,致使巴以暴力冲突严重升级。为什么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纷纷谴责一味执行表面上超脱,实为偏袒以色列

的中东政策呢?个中原因颇耐人寻味。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话语就只能是国家利益。这句话用在美国身上真是恰如其分。正如布什总统所说:“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必须服务于我们在全世界的利益”,实际上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受其利益目标驱动的。美国的中东政策总是与它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是决定其中东政策的根本因素,所以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美国在中东究竟有哪些战略利益。

1995年5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美国对中东的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而详细地阐述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中东的长远战略利益,确定了美国对中东的安全战略及实施政策。《报告》指出,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有五点:第一,美国在中东的“首要的国家安全利益”是要“确保海湾地区石油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国际市

场并保持稳定的价格”；第二，确保美国出口商进一步扩大对中东大市场的占领；第三，保障中东的海空战略航道，以便能顺利开展全球贸易，并在世界各地迅速调遣和部署军队，从而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事务中保持高度的主动权；第四，保护美国公民在中东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人权和发展民主；第五，保证美国在中东的“关键盟友”的安全和遏制地区大国的崛起等。后冷战时代的中东仍然是美国的“关键利益所在地区”，美国国防部已把中东地区列入它可能在全球同时打两场战争的目标之一。美国将不惜动用任何手段，包括诉诸武力，来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尽管这一报告出台较早，没有完全涵盖美国在新形势下的新利益，但也基本能够说明问题。

一、处于核心地位的石油利益

石油被称为世界经济的血液和生命。中东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地区，全球探明石油储量的69%都集中在这里。照目前的速度，已探明石油储量还能开采100年以上，中东石

油的地位和作用在21世纪会变的愈加突出和重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每天消耗石油和石油产品1900多万桶，约占世界日消耗量的25%，美国石油的50%靠进口，到2010年预计70%要靠进口，进口石油的25%来自中东地区。石油利益是美国在中东诸多利益中的核心，早在70年代初美国就把石油看作是一种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战略资源。经合组织认为，油价每升高10美元，美国经济增长则减少0.2个百分点，近期由于巴以冲突导致的油价的快速上升给正处于复苏期的美国经济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美国股市也出现下滑，美元变得疲软，欧元趋势反弹，冲破了1欧元兑换0.88美元的价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985年度《军事态势报告》中指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集中在石油资源方面，这是美国头等重要的问题。”美国总统布什曾说过，石油具有“战略因素”，是“美国的根本利益”。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对石油资源依赖的不断加深，石油不仅对美国经济极其关键，而且控制和掌握了石油资源也就掌握

了世界经济命运的命脉，可以“挟石油以令诸侯”。正如中东问题专家王京烈所说，“波斯湾的石油对美国的重要性必须从全球角度来理解”，石油实际上已成为美国谋求全球霸权和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工具。而且保持该地区的稳定对美国具有重要意义，近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中《美国与阿拉伯世界》一文指出：西方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向来是现实主义的，美国人首先选择稳定而不是民主，世界石油产地理所当然首先应该是稳定的。因此，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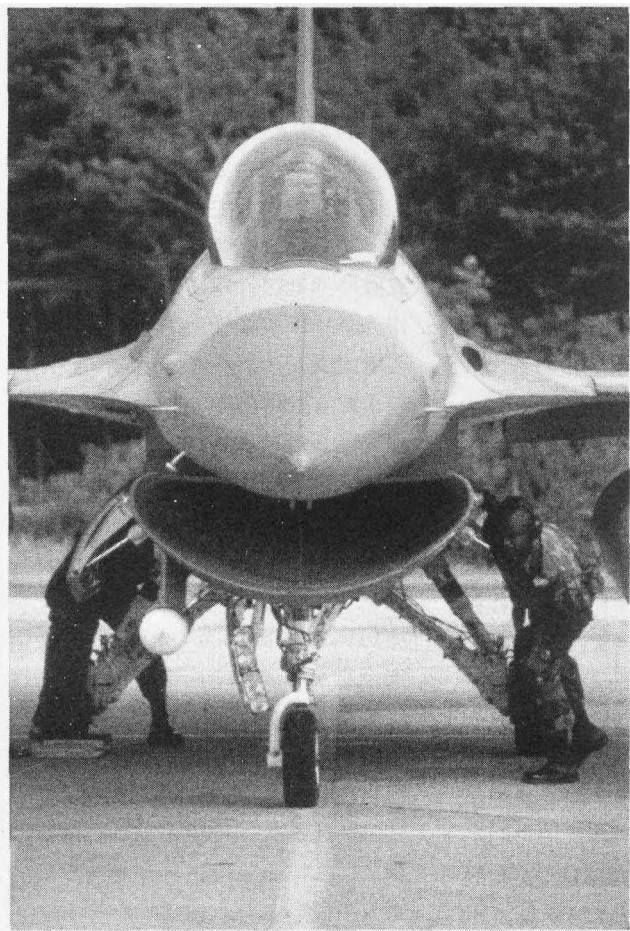
国理所应当要保持该地区的稳定，不使冲突演变成战争，这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底线。

二、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

中东被称为“三洲五海之地”，是沟通印度洋与大西洋，联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在这里分布着对世界航运和贸易有着重要意义的直布罗陀海峡、西西里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无论是在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心脏地区理论”还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中，中东都位于各自理论的中心地带。它对美国能否在全世界进行贸易和投放军事力量起着重要作用，中东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系统的中东政策始于二战以后，在它的全球战略中，中东的地位仅次于欧洲。而且冷战后苏联的解体使“大中东”的新的地缘战略格局日益凸显，赋予其新的意义。特别是在“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加强了对中亚的渗透。中亚位于亚欧大陆中心，处于欧盟、俄罗斯、中国三极的连接点和平衡点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冷战结束后，中亚在地缘政治、战略资源、国际安全、文化影响、宗教势力、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国际政治利益和作用影响日益凸显，因此中亚越来越成为世界大国群雄逐鹿、激烈角逐的前沿。中亚和中东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密切的地缘联系，因此美国正在极力构筑大中东这一新的地缘战略格局，通过控制中东来加强对中亚的渗透和影响，进而可以对俄罗斯、中国和南亚构成威胁。重要的地缘影响使美国及其他世界大国对中东的争夺蕴涵了谋求主导未来世界格局演变的内涵。

三、保护盟友安全的战略利益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国有沙特、以色列、埃及、土耳其等国，其中以色列是美在中东地区“唯一可以完全依赖的战略资产”，“美国的一个主要的非北约成员国的盟国”，也是其中东政策的主要支撑点。冷战时期以色列曾是美国遏制苏联在中东地区



扩张的“桥头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以先后5次签订了有关确定并加强伙伴关系或协调政策、联合行动的协议。美以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上的”，尼克松说：“保卫以色列的生存是美国永远不会动摇的外交政策的基石”。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头号军事强国，其综合军事力量列世界第10位。《简氏防务周刊》说：以色列的军力已超过阿拉伯世界的总体水平。美是以最大的经济、军事援助国，每年援助额高达30亿美元，约占美外援的24%，其中18亿是军援，12亿是经济援助。据统计，自1951年—2000年美向以提供的援助达1000亿美元左右。美是以的“天然盟友和保护国”，确保以色列的安全和战略优势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环节，一个强大的以色列的存在对美国顺利实施其中东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另外，美国的犹太人有550—600万人左右，在美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中东政策。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信奉“只有胜利，只有前进，绝无后退，绝无妥协”战争哲学的被人称为“以色列的恺撒”、“暴怒的公牛”“政界推土机”的沙龙，上台后就推行“黠武主义”、“积极防卫”和“定点清除”政策，并在最近采取旨在彻底摧毁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社会的根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不是谴责而是“理解”的原因了。

四、巨大的经贸和军火利益

中东市场是世界新兴市场之一，发展贸易潜力巨大。目前中东每年的贸易进口额达到2000亿美元，到2000年仅粮食进口费用一项就高达700亿美元，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中东市场的最大供应国，特别是在海湾战争后，美国在该市场的份额明显上升。近年来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出口总额大约维持在250亿美元左右，占其对外贸易的3.5%—4%，不断开拓并扩大中东市场份额对振兴美国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

中东地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市场之一，仅在1989—1996年期间就

签署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武器协议，居世界各地区之首。最近10年来，美国年均对外军售额200亿美元以上，全球10大军火商中美国占7家，美国在世界军火交易中占半数以上的份额，美国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军火供应商，仅在中东地区1000亿的军火交易中就达560亿美元，占据了中东地区60%的市场份额。1990年由于海湾战争美国军售总额较1989年增加了410亿美元，可以为61.5万人创造就业机会。美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军工景气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在美国有1/3的企业与军工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怪克林顿曾要求各驻外使馆要像推销农药和农产品一样大力兜售美国军火。据预测，1995年—2000年，中东国家武器进口额达到了600—800亿美元，对于如此庞大的军火市场，美国当然不会轻易放弃。

五、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美国认为“恐怖主义是美国在冷战后时代面临的最严重的安全威胁之一”，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美国现在面临的挑战中，没有一项挑战比向恐怖主义开战更为迫切”，并将其列为美国在21世纪必须对付的“四大根本性挑战”之一，在“9·11”事件后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把恐怖主义置于对美国安全威胁的首要地位。中东是恐怖主义思潮和活动的频发区，美国所说的7个“无赖国家”中有5个在中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叙利亚、苏丹，它们被列入支持恐怖主义的黑名单。最近几年中东地区对美国极力偏袒以色列的失望情绪在增加，反美、反以民族情绪日益高涨，中东和平进程的遥遥无期、漫长与艰难不仅使和平缔造者和支持者失去耐心，而且使广大民众长期看不到“和平红利”，从而对和平失去信心。激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愈演愈烈的活动及其恐怖主义活动，使整个中东地区局势的稳定、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亨廷顿甚至把它归结为“断层线战争”，认为那是“文明的冲突”，意味着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

界的对立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美国利用“9·11”事件以反恐划线，充当国际反恐联盟的领袖，美国想借机扩大“反恐”战果，打击伊拉克，通过重点打击伊拉克来抑制中东地区反美激进势力和恐怖活动，是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点。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因迪克说：副总统切尼对中东11个国家的出访是“推翻萨达姆体制这一游戏的开始”，其目的是为反恐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打击伊拉克铺路。但沙龙对巴的大打出手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苦心经营的反恐联盟有解体之虞，所以才有了美国很“无奈”的调停。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首要的“生命攸关的利益”及首先的外交目标和任务。1995年5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美国中东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东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加紧迫地需要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美国认为伊拉克和伊朗正在努力发展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东地区武器扩散严重，以及多个“无赖国家”的存在，有打破长期在阿以之间保持战略平衡的危险，对美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战略利益和盟国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加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具有浓厚的“中东背景”，美国又是冷战后恐怖主义活动首要的打击目标，因此强化国际不扩散机制作为“塑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环境，遏制可对其构成威胁的地区性军事大国，确保美国作为唯一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美国能源和环境协会与核政策律师委员会近期发表的一项共同研究报告称，美国正在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和破坏主要国际安全条约，从法治走向“霸权统治”。这一趋势从克林顿执政时期开始，布什上台后变本加厉，对美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应当看到，美国自认为所肩负的完成“新罗马帝国”治下的和平的使命，按自己的意志来重组世界，维持美国的长久霸权，捍卫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不被动摇的国家利益，实际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障碍。▲